東川劉文簡公集

跋

跋晦翁文公墨蹟

遂庵先生出示晦翁文公墨蹟一卷既束衽以觀矣而其筆法之妙高絶一世未易以言而亦不敢輕置喙也所慨念者則翁以近聖大賢之資其所以學焉而致其存省之功要自異於尋常而無所容其力亦不假資於人者而其書劄之所語乃曰端静篤實之氣象猶足以有警也曰玩索持守不敢自弃而其語人則曰以時進德日近下着實其所致力若兢兢焉

無時暇逸而惟恐其心之失所操者則其所以異於尋常者亦幾希矣以其不自畀其資也而致力乃如此則有志於學聖賢而無其資者益當何如宜大賢之不多見也抑翁此書云奉祠再請當在淳熙間時年已踰知命道𩬊而德尊矣而其工夫猶縝密渾無隙漏則所謂聖賢之學不益可信耶余於是重有慨焉既喜得覩鉅儒墨蹟而復怳然自失不覺汗流浹背者乂之適先生屬跋于後遂不得辭先生方以勳業著名其本原固有所自而所以寶玩此卷不釋手者要亦不但以其遺蹟而已矣

二賢同心恊恭文跋

侍御嵩安熊君尚掞以正德丙子奉
上命清戎於蜀時巡按貴溪江君汝思移疾歸代者東吳盧君師邵未至凡按治事有所急而當裁斷者所司咸請尚掞以請君不以侵越爲嫌悉隨事處之已而師邵至亦不以自專爲賢也且復喜得有所資焉自是清戎按治雖事有繁簡體有攸司二君議論弛張謀無不恊相須之義了無間焉推其心同於爲國爲民期欲不負 上命警之操舟於江挽車於陸蓋惟涉險致遠免於憂虞而已他非所計也踰年師

邵以滿受代乃著異事同心記具載偕尚珝相與之寀相信之篤且論世態不同心之蔽誠有以究其源而思其啓悟之者尚珝則序同寅協恭之意毅然思古道化之盛而力追思穆之風是皆不惑於流俗因循之見者縉紳大夫咸嘉尚之昔諸葛武侯治蜀孜孜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史氏推其本於開誠心布公道故謀國用人庶事精練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後世名儒論其賢者未嘗不以爲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也然則跡二賢之心 其視官事惟公惟慎要在體

國惠民而無所私歷玆以往豈有不可為之事亦何有不可建之功耶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若此者何如也余因觀二君所著殊為之喜且慨世俗之畧其大而計其小因為書所見於卷後於戲仕而篤於好古者寧亦無所慊於其間哉

跋考功馬汝戴集會試登科錄後

成化戊戌甲辰洎弘治已未會試録各一帙登科録亦如之南京禮侍紫崖馬先生偕其子太守汝礪考功汝戴初得第於禮闈及

賜進士出身之書也成化丁未會試録弘治癸丑登

科録各一帙則紫崖與執文柄及與執事
殿庭列銜於中者也於乎其盛矣我夫進士之科
國朝取人第一途録什一於千百蓋選之至精且嚴
者在一郡一邑數科恒不能得三四人即有之亦非
一家所能擅也而馬氏父子聯步接武於八科之內
而紫崖又以文行荐衡鑑之任蓋尤不世之奇矣汝
載萃數帙爲奩珍襲書笥屬余贅一言於其間乃爲
書之俾子若孫知所以爲盛之不易而世守於後安
知不有奮然繼起者於將來乎

昌黎文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力變江左衰薾之氣信乎卓然樹立成一家言也然常自以不逼時事齟齬於世故得獨專於文學則古人於文蓋未有性成之者也平山楊君溫甫示及所嘗應酬諸作余得而披閱之則其詞旨浩博整然有法駸駸若欲追逐於古人者而亦多自得之意惟平山自筮仕皆處錢穀法比中乃能如此使如吾徒居閒處僻其所至當何如哉展卷之餘汗流浹背者久之

瓜隱翁遺澤卷跋

符臺卿義興邵君以其六世祖瓜隱翁遺澤卷示余

觀畢嘆曰翁之被誣獲辨者固有所自然非遇其人焉亦未可知也世之司刑者類以刻爲明以私害公而於他不暇恤若所稱馬千戶者要亦不易得况又出於武弁乎則翁之所遇不爲不幸矣然自今而觀翁之後不但衣冠蟬聯而咸以名行推重縉紳非上世積德累行果脫穎流俗安能發祥流慶如此則翁之被誣益可徵也遂用書於末俾爲之後者益知所繼述而司刑者觀之亦豈能無所槩於中哉

書神明鑒察後

吾兄子鶴年以職方郎中陟雲南布政司參議時當

具慶遂取道過家拜慶之餘請曰鶴年藉累世慶澤
獲厠搢紳茲又被　命於滇大懼心無所執以隨世
浮沉也故恒以神明鑒察四字自誓於心庶臨事不
敢少有所縱或怵於官惑於貨迫於來溺於反即悚
然曰神明鑒察則此心懔然而畏縮矣願我叔父手
筆用揭座右以代韋弦之佩如何余躍然而喜遂進
語之曰心者神明之舍萬化之原內而德之脩外而
功之著未有不由之者心有不治則雖天質之美不
能無所見而其馳騖迷惑終無所立即有所立所謂
其餘不足觀也已故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未有不

汲汲於治心者蓋惟聖人然後性天之流行自無汨
於欲聖人而下雖大賢亦必僶焉以治心爲務況其
下者乎中世之士率以聰明才辨自眩而於心若漠
焉故論者謂後世之士皆於事上用功非無所見也
子於是不敢怠慢其庶幾能知所以治心者尤而上
之曰謹獨曰毋自欺亦不外是也昔趙清獻公平日
所爲夜必露香九拜手告於天應不可告者不敢爲
也意亦警飭其心其勇有若制悍馬若斡磻石若挽
舟於逆流然者子能是其庶幾開清獻之風而興者
乎因樂從其意疾爲之書并書所以語之者於下方

於戲兩尚其毋以徒言爲哉

恭題 宸章副録後

南京工部尚書太原王公諱永壽在

先朝自爲御史至工部所被 勅命四

誥命十有三 勅諭十有一比歿偕夫人所被

諭祭文三其從子今兵部尚書臣瓊彚粹成帙而又

自以其歷仕中外所得 勅誥

勅諭亦類附其閒總爲二帙刻之名曰

宸章副録葢 天章雲漢不敢入梓而刻其副以珍

蔵於家也屬臣春題於末簡竊甞觀自古君臣之分

雖若懸絶而義實相須不啻元首股肱焉者故君之於臣嘉其賢而寵之莫不有褒崇之典簡其能而任之莫不有訓諭之言而臣之圖報也益感激奮勵以興事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今伏覩
宸章之録則我 祖宗我
皇上之所以禮待臣下與臣下之所以竭忠事
上者其功業煥焉可述亦豈異哉惟臣之事君隨其所職以行其所事固有不同而要其心則一而已矣一者何曰清曰慎曰公曰勤也清者所以律於己慎與公勤者所以莅於事未有舍此而能興事者故君

之於臣也恒以是望之如穆王之誥君牙有曰世篤
忠貞忠者盡其心而貞則正而固蓋亦不出於此心
也若臣永壽之受於　上者有曰清慎公平有曰恭
勤端謹而臣瓔之受於　上者有曰茂著公勤有曰
操持清慎則其心之所以律於已以蒞於事前作後
述顧有與焉者乎是即所謂世篤忠貞者矣然則
天語之丁寧蓋凜乎訓誥之旨固萬世臣人事君之
律令而又可以見臣之盡忠圖報者乃
上之所望而嘉奬自不容已也則爲子孫者寶藏是
錄以貽於後豈但欲知前人所以侈

上恩昭先烈而所以事
君於將來者求之有餘師矣公學行純固別於治體
方荷　上所寵
誥命勑諭之受春知嘗不止此尚嗣錄之

恭題
勑諭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何鑑提督團營後

兵戎國之大事也故我
國家於軍旅雖有五府統之衛所領之而總其政於
大司馬然在京師則又合諸衛之士釐為五軍三千
神機營以時簡練蓋未嘗習於承平而少忽焉者比

景泰間又以簡閱不精教練無法無以備禦倉卒乃
於三營之內復簡其壯健者分爲十二營營萬人而
各統以內外重臣及兵部尚書或都御史提督時加
教練凡老弱者即沙汰而補以壯健者諸戎務興革
之宜一切諉之　賜之勑以示寵異之意是　勑則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何鑑所受於　上者也鑑以
成化巳丑進士初發軔尹宜興遷監察御史至四川
布政使陟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山東轉刑部侍郎擢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轉刑部尚書以至於今踐
本兵之任葢歇歷中外四十餘年矣其履行之端方

謹恪其莅政之英敏明達所以屬望於縉紳而受知於　主上者非一日故於兵戎重任特畀之而復兼提督焉時警報雜遝庶務填委鑑篤於忠誠以身當之不少顧慮故凡謀畫舉措咸中肯綮而其所以衛國安民之績寔多簡練特其一端也於戲宣王任方叔而致蠻荊來威穆公悔不用蹇叔而欲詢茲黃髮則元老在位豈特邦之榮華抑或觀是　勅旨非但可以知　聖主篤任老成之意而於臣鑑之所以獲被重任者亦非泛然屬之矣鑑荷勅既服膺爰謄錄裝潢爲卷珍藏臣幸獲伏覩乃拜手稽首謹題卷末

并畧識其歷履如此以昭示於後云

書皇甫世庸祠部詩集後

南京少宗伯紫厓馬先生嘗語余道出徐州洪見工部皇君世庸雖當南北之衝劬於政務而其好學博古孜孜不少廢閒閱其詩則諸體咸備且雅健清新各臻其妙由是而往未可量也余心識之未幾受代至京改授祠部與予弟衡仲同官乃得定交焉而見其所作益富信乎紫厓之言非譽也然世庸抑豈但此爲可重哉

勑生性初字說

少保遂庵先生名其孫曰元乃筮春爲賓三加其服而字之春既俛勉以從事而字之曰性初矣復爲之繹其義葢天之四德曰元亨利貞人得之以生具於心而爲性則曰仁義禮智然元之德偏言則正也大也長也兼言則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固而無不統故稱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稱地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而皆以元言者以其義之大也其具於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即天地之元亦無所不統也若分言之則仁以愛言義以宜言禮以理言而智以通言也然則天地之元賦於

人為性而有四德之殊而仁實配之則元豈非性之初哉夫性之初得於元渾然粹然無所謂不善也惟賦畀之後氣稟拘焉物欲汨焉於是乎有善與不善者而相去倍蓰什伯紛紜參錯迫乎其不同矣然其初不過曰善而已耳譬之水焉生於天一而出於山何有不潔哉惟其既出也或觸惡土而汙或溷泥沙而濁或衝糞壤而穢是豈水之初為然哉故孟子曰性善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所貴於人者則學以變化其氣質之異濁者清之薄者厚之復其性之初而已人能復其性之初則大而為聖為賢次亦

不失爲鄉國天下之善士而元之得於天而賦於我者始無所虧否則猶夫人也而豈性之初哉先生以家學之奥所以體於身而著於用者大矣而復以之教於家庭故命名之義如此余以性初加之者非特謂人性之初得於天之元而欲體於身者不可以不復其初而又欲復其初者不可以不學也然則元也其尚顧名思義而懋之哉

跋鄒仁麐羣公詞翰後

吾邑鄒氏重器能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干推人貴賤窮通壽夭有奇驗凡縉紳之士皆折行輩與遊

是卷則所得贈送之什也於乎重器亦賢矣哉古之賢哲不居朝廷必在卜命之中蓋君子恥非其力不飡而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惟是術為宜今

聖明御極黎獻　帝臣則固無有居卜命者豈亦有之吾固不得而識也蓋自余所接者類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悅人志非有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弟言依於弟者今年乃得重器重器年甚小不妄悅人觀其志與行若可進於古人者豈故混其跡而不暴其所長歟欲知重器觀於是卷亦可矣

書少師馬公史夫人祭文後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鈞陽馬公之夫人史氏南京金吾右衛千戶侯之季女也夫人以弘治癸亥冬十月九日卒於京邸訃聞

孝宗在位公方被眷顧倚任故

命有司祭葬如卹典有加仍具舟送歸鄉中朝士大夫奔吊者屬于途戚畹之貴縉紳之賢爲文以祭者凡若干篇公乃命其子錦衣揮使璁叙次成帙而以

諭祭文冠諸篇端侈

上恩也名曰祭奠錄屬春叙之竊嘗觀自古賢哲之士所以建功垂名於世以永

譽於後者其得諸已固有不同要其所以克竭其心
而無繫慮於私家者固不能無資於内也成周盛時
文武之臣疏附先後奔走禦侮其功烈偉矣及讀采
蘩采蘋諸詩則所以道當時公卿大夫之妻儉勤孝
敬於家者不一而足是雖衣被文王后妃之化而然
然亦豈不益可見公卿大夫之所以得盡心所事者
非盡恝然置其私家而不念哉成化巳亥公以兵侍
謫居於渝春時厠諸生間公不鄙棄其少且賤也恒
獲侍訓誨於左右見公雖處困而憂念未嘗不在
國家每對客論天下事攬古之跡質今之制暨當無

倦色退居一室左圖右史百無所玩好意泊如也繼獲復仕途適公　賜還踐樞筦之任則又見公居於公所如在渝時非伏臘祀享未嘗一留私室而無少内顧之懷是豈私家之念特迥絕於人哉蓋有夫人以託於内耳故觀於夫人乃知公所以盡心於公家者有所自觀公之所以得盡心於公家則夫人之賢可知矣於是而益信古之賢哲未嘗無所資於内如詩人歌咏非浪然誇詡也然則是錄之作公亦豈無意義乎哉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二十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二十一

祭文

祭封少保楊公文　六部同

伯起相漢文簡相唐名賢輩出奕葉重光洎我國朝三楊繼起分姓受氏遠有所自公與西蜀以儒發身翱翔仕路譽重縉紳適當文治旣洽百年篤生賢哲克紹於前在帝左右調元贊化功業文章被於函夏甲榜鄉書接武時開倫魁之擢復有名孫太常翰苑時稱膴仕萃於一家自公伊始慶澤之流有源其源譬彼鄧林其末參天孰培其根非公莫歟孰遂其裘

非公莫紹赫赫慶門紆朱拖紫以古準今愚容尊羨解組林下日荷寵綏况多孫子介壽無期胡躋八十遽爾考終聞訃感惻執紼無從潰絮之奠庸寄哀忱岷山鬱鬱西望沾襟尚享

祭封少保楊公文

吁嗟吾蜀賢哲挺生如公之出適當文明純樸之學蘊而爲士敎於鄉邦達於帝里晚登甲科通籍於朝言論風節振俗之標乃簡　帝心詔臨荆楚敎育英才以待時舉有德有行蔚爲人師凡在陶冶咸獲依歸乃以止足懇乞歸田優游綠野幾二十年保傅之

封雋生偉人功在宗社表儀縉紳亦有太常典司禮樂咫尺天顏執事有恪森森蘭桂復滿庭階昂霄聳壑爲世奇材福履綏綏世孰可比在於有宋惟韓與呂方期榮養尚待曾玄胡登八衮訃音忽傳卹典有常特恩加隆生榮死哀誰復如公眷叨與令子偕列朝著聞訃驚怛何奪之遽敬具菲儀臨風致奠公乎來格無由一見

代祭胡叅政文

於乎自古賢哲世不究其用者天必有以報之善士之清脩苦節者雖於世若員鑿而方枘然陰隲於天

道者則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如公發軔科第委質三朝始平反於棘寺繼提憲於關西迨貳政於薇垣遂勇退而賦歸雖其按刻旬宣之績企前脩以無讓而歷敭中外者凡三十八年而位竟止於斯豈造物者將發於其後而閼於其身之所施故公養高林下踰耄望期凡考德而問業必執杖以無違有子六人象賢思齊或箕裘之克紹或幹蠱於庭闈衍麟趾之振振奮鴻漸之羽儀故見公之服爵被寵不足以盡公之所履惟壽考與遺後則所以考祥食報固非造物者之所私其等仰止桑梓鑒如蓍龜念山川之逕

秘論黃鳥而歔欷葬無由以執紼敬千里而緘辭

同六部祭吳尚書文

嗚呼窮通壽殀紛綸不齊天固有命孰測而知公之德器應得於天直諒英毅在古爲賢崛起名科蔚爲聞望如珪如璋執出其上受知

先帝簡命時承　經筵史局惟任則勝累績叙遷荐膺顯用行義堅正儒流爲重舟楫霖雨需次有期一疾不起與情曷違年踰六十壽固非殀位列秩宗任亦非小用猶弗究士論悽悲彼蒼者天能無所疑某等同官留都相知自厚倏臨總帷痛心疾首式陳菲

莫膺罄哀衷公其有知無幽不通

晉寧太守牟公初歸祭文

於戲晉寧之往纔踰一年曷罹二竪忽訃人傳乃復踰時竟以訃告仕路之屯豈勝傷悼靈輀兹歸丹旐翩翩儀容莫見曷禁潸然薄奠具陳親友之誼靈乎有知鑒此誠意

祭封主事程公文

黃流玉瓚福履非偶不有令德孰昌厥後嗟公篤厚出於天成秉禮執義譽重鄉評爰有哲人崛起於時發身科甲仕路名馳乃荷貤封赫赫華秩不服其勞

顯榮家食士有所式人有所歸滈濊之化不令而咸
宜求於世以享祿養胡為一疾溘焉淪喪其等輿公
令子忝厠親友聞訃驚怛莫挹風標寄陳菲奠束芻
之私方在哀疚豈謂多儀尚享

祭光祿李卿文

嗚呼公為邑令名稱會稽不寬不猛隨時之宜暨為
御史維持紀綱耿耿忠言白簡飛霜巡歷兩畿揚清
激濁轍車所至診民之瘼乃晉光祿近侍
天子不懈益虔厥聲聿起棘寺載遷讞獄維清平反
多頌結知　聖明復陟光祿正卿之位赫赫顯秩君

仕之貴忽乞　予告

天子允俞侍從之勞暫憇里閭未浹歲爾遽以訃聞

遣官　諭祭　卹典殊恩惟公蓄負曷止於斯未究

厥用吾黨之悲酒殽雜旅來格來嘗年家之誼有淚

盈眶尚享

祭江僉事母文

昔在水部廉介英明忠誠爲國仕路蜚聲暨交憲部

克紹於先敭歷中外譽望歸賢乃知夫人作配君子

懿德之資梱內所倚趨庭之訓尤嚴義方古有三遷

式克垂光爰膺寵命象服在躬教著閨壼里閈式宗

晩隆壽祉迎養於官采采羿服膝下承懽玆惟令緒殞殘斯慎有子在側亦復何病東匆之奠與子遊靈其來格匪爲醪羞尚享

祭牟太守元夫文

嗚呼元夫竟止斯耶嗟公才性出類不羈奮跡科目亢宗於時乃假司刑劇郡長沙矢心報國繼振名家兩辭之具惟法惟察孰云隱慝其情弗獲宅心惟恕執法惟公曰貨曰來其執與通乎反奏績佐郡推賢爰膺寵命進秩南滇思變夷俗務敦教化威懾惠懷頌聲日大易命之地不究厥施方踰浹歲奄與世辭

於乎元夫竟止斯耶黄流王瓚付受自殊如公蘊蓄
懷瑾握瑜僅剌一州尚期遠到命執司之胡不及耄
惟昌厥後賢嗣敬承甲科之第祖武克繩勿藥未期
泥金播喜數雖莫逃心則安矣於乎元夫竟止斯耶
某等辱公不鄙倚玉非新聞訃驚怛涕淚沾巾謹陳
殽核束芻之微酌酒致奠靈其格思

祭余揮使文

於維肅敏鍾蜀閒氣豐功偉績照耀百世公以異質
克紹箕裘脫穎紈綺韻頑儒流乃奮賢科縉紳推重
才華莫闕以武致用錦衣近侍時難其人公膺推轂

出自名卿疏奏

先皇　聖心簡在親軍是任寵用未艾留都重地忽遘兩遷公懷靜退心益恬然方期召復寔歸輿論騏驥之騰中道易僨犧樽青黃乃木之災自古則有孰不興哀翩翩丹旐道出於渝壽胡不永痛悼吾徒敬具菲儀用伸一奠靈其有知庶其昭鑒

祭王母岑太夫人文

七十古稀況登上壽復荷

榮封寔自天祐繄惟夫人系出德門嬪於茂族婦道克敦有夫之良用助於內閫門之治恩義兼備篤生

令子爲國名臣賢孫揆武略重縉紳年既踰艾祿養無違荐膺封秩光賁慈闈優游梓里含飴繞膝福履之綏孰與疇匹壽而獲貴世罔儔有貲婺康寧福亦豈偶坐死晝夜乃世之常夫人之終名實不忘其忽聞訃至執紼無因庸致薄奠束芻之誠嗚呼哀哉

祭錦衣世臣夫人文

婦人內行貞順爲難螽斯樛木自古所難惟靈姚婉出自名家嬪于世族不矜不誇彼美君子克相其德始發賢科繼承先烈侍從

天子敬慎弗渝望溢朝著職武行儒乃歷寵嘉贈及

崇名夫人之行閨壼之榮方視福履著式里閭曷爲
一疾膏肓莫治壽之不遐在人共恤仰承寵賁于
幽宮死生恒理孰能辭之閨門失士良人之悲迢迢
萬里返歸於鄉薄陳菲奠靈爽未亡

祭江郎中父母文

於戲豪傑之士雖不致用於時蓋必有遺於後如種
而穫如炊而熟無少爽者古今一致也嗟公賦性之
異出自於天積德之厚於古爲賢論孝養則廢巳業
而竭菽水之奉論友愛則總家政而啓科甲之傳其
養貧恤老則力爲之主使得其所其輕財賑乏則積

散於人而一無所憐欲逐婦者責之以義而終甚厥後敬與訟者直之以理而退無後言則於善有遷積諸身者雖枚數未易而德化之及乎人者致惡俗幾遷凡若此者謂非豪傑之士則於世俗孰以操尚爲先乃生令子奮起光前翱翔仕路譽重朝端復有諸孫振翮聯翩爰膺寵誥榮賁林泉踰八望九鶴髮如仙尚有宜人偕老同緣式克內助德與公肩遽焉長逝孰不泫然某等忝戚於子親黨官聯敬陳菲奠庸以告虔靈其不昧昭格几筵尚享

祭陳壽夫文

嗟嗟壽夫竟以不壽耶始余與君偕薦有司謬以同
經陳雷是期我年差少惟君爲依君有所業不鄙商
之繼我不德濫竽春闈君來胄監坐擁臯比跡雖稍
異心無崄巇忽忽十年終始不移篤志高蹈辭親於
斯左經右史心爲嚴師苦井淡泊人不能知謂必得
志自信不疑而乃一疾勿藥無時嗟嗟壽夫竟以不
壽耶人有恒言德厚者昌君之篤厚豈其速亡梗柟
杞梓固木之殃擁腫鉤曲犖犖無頴貽[illegible]田夭此[illegible]
之常惟君有親白頭於鄉逾七望八倚門而望[illegible]君
有子亦既成行始就外傳句讀知章君今[illegible][illegible]不

爲傷仰事俯育孰爲之方旅櫬茲歸楚水湯湯親在
二子在君之傍我爲棄辭求訣一觴嗟嗟壽夫豈以
不壽耶

祭封儀部員外郎巽齋張公文

嗚呼公出貴胄襟性夙成謙恭抑畏克秩其身始力
於學鄰用於時中道而止遘疾惟危遽嘗之奇勿藥
固喜歸養之勞俯仰孰恃乃總家政篤於孝友門內
之治怡愉敦厚處生接人致位清朝歇歷中外爲時
譽髦貤封顯號親被寵恩龍章錦誥光賁丘園命服
在躬藍綿壽祉幾三十年祿養梓里非壽曷承非德

眉壽穆穆清風逸民黃耇復有諸孫含飴膝前箕裘之業不墜於先古有人瑞公實似之儼焉仙逝㦲不懷悲共等忝與令子交好仕途通家之誼莫罄束芻式仰靈輀敬陳薄奠公其有知庶其昭鑒

祭徐主事文

於乎事有出於情者要雖不可以爲訓而君子未嘗不之取也報之出於天者要雖亦不可以爲必而君子未嘗有或違也嗟公孝友性本於天養親之病默禱孔虔刲股爲藥心惟求痊亦承弄兵閩境驟然爰檄徃捕執訊而還明明爵賞一無所憐觀於二者儼爾

如焉蓋其心之篤於愛親者雖委身而不恤而義之急於拯人者初非爲名與利之所牽德厚流光乃獲其年亦有令子既才且賢發身科目秩與榮遷何其食報於天者如取斯獲如蔓斯延於乎晝夜者死生之理也壽夭者古今之常也安其常以處其順在公之福既無不全況有令德孰與之肩惟哲人之既萎嗟儀刑其何傳誦遺文於太史空景行於九原

祭安人張氏文

惟靈幽閑貞淑出自名宗德門之配婦道益崇克相夫子心無內顧德業日脩寔惟多助赫赫賢科奮袁

高登翺翔仕路聿越蜚聲乃被寵命顯號榮封彝章有典登進方隆曷數之奇莫得其壽中饋失主姑哀孝婦靈轝茲歸道出於渝翩翩素旐驚悼盈途殽核薄陳繐惟致奠靈其有知庶其昭鑒

祭馬少師文

惟公端方直諒公忠介特歷仕五朝終始一節位以功顯名以位崇受知

聖主倚任寔隆天壽平格既逾八旬隨事陳謨澤潤生民在唐如度在宋如文安危身繫狄人亦尊乞休誠懇寵命自天臣爲知止君爲優賢復綿壽祉優游

泉石世知進退士有矜式蒼生之望尚煩起公胡爲奄逝勿藥無從其生也晚辱不鄙夷倏聞訃及慕德銜悲茲當趨朝道出公里遺矩空悽九原莫起有酒有殽敬列几筵豈爲我私泣涕潸然

祭楊少師夫人文

嗟惟夫人貞淑柔惠資性之禀穎異出類赫赫明公天子是毗寅恭弼亮功施於時乃有夫人繼配於公錫福自天德允其容既嬪厥家族大以顯雍雍而肅內外嘉羨在婦爲孝敬順不忒在母爲慈鞠育逾前公秉鈞軸曷勤私顧匪獨蘋蘩內寔多助玼玼象服

朝於　兩宮榮封顯號恩寵日隆何德之懿而命之
乖載罹一疾勿藥空懷國有恤典優渥靡常匪德曷
被閨壼之光具此薄奠式陳精悼束芻之敬里閭之
私

祭外父蹇公文

惟公出於華胄克纘前聞賦性謹飭履行端純其事
繼母則以孝稱於宗族其事諸父則以順信於弟昆
言不涉於非義足不蹈於公門雖沈困於時而節槩
不混於流俗雖群處於衆而風範自出乎等倫豈故
家之遺矩不泯何前輩之操尚猶存其少也賤辱公

獨覩結爲半子待以席珍既叨從於倅任乃喜得其知人愧深恩之未報曷遠訃之忽臻雖得壽亦非夭顧錫福當彌殷哀梁木之既壞起九原而無因致束芻以寄奠望岷山之嶙峋念英靈之隱几空涕淚以沾巾

祭同年高參議文

嗟公賦質奇偉秉性忠良學求用世行鄙刓方蚤登甲科翺翔雲路不自表襮廊廟之具權居憲府風裁振揚繩違補闕白簡飛霜持節名藩豺狼斂跡激揚有道百司修職晚立朝端指佞斥邪忠言諤諤

綸命寵嘉乃以微恙 賜告閭里杜門謝客薰德髦
士 聖主屬精渴求遺賢公首膺薦起任句宣既受
新命益感於中山林鐘鼎分曷不同乃安泉石莫起
膏肓清風勁節正色寒苣尚期復起以厲士風胡爲
一疾往事皆空某忝在交誼訃音忽傳老成淪謝涕
泪潸然敬具束芻臨風致奠公有知乎庶伸私念

長壽祭朱太守素鄉

於乎士之顯名致位不屈於時者豈但才識之英特
固其志嚮之超卓如公夙負不凡奇偉浩博學務研
窮神遊寥廓始雖回翔於儒林終則奮翼於科甲其

在儒林則恒以身教而多造就乎後進其登科甲則遂以名顯而欲肴齊於先覺故棘寺著平反之聲牧守副專城之託推其心蓋惟尚友於龔黃究其才豈但宜居於方岳何昊天不憖遺俾賫志而隕沒春也初誤器於公心遂忘年而為友獲鴛鷺之聯班於交游而獨厚方聞梓里之憂歸欲駕扁舟而問候忽傳訃及傷悼莫究豈聲名果有所忌抑命數固有所受謹具菲儀用告於靈如或不昧庶其來歆尚享

涪陵祭劉宫保凌雲

惟公發身科第致位公卿始典選於銓曹終奉祀於

宗伯篤忠誠而受知

主上執謙恭而見重縉紳逮其晚節未老乞歸勇退之風薄凌山斗寵祿之養光賁丘園其辱隣梓里尤深景慕恭聞仙逝深木興悲謹具非儀用伸薦獻靈其如在庶其鑒知

祭張都諫本謙

惟公蜚聲科甲晉位諫垣直言抗疏卓有時名繼出貳郡厥聲益振公論在朝賜環有命功成名遂浩然賦歸優游林下廿載有餘乃有令子接武彤墀公未究用將見於斯胡爲一疾溘焉長逝縉紳哀慟哲人

其萎其道經梓里薄奠伸情靈爽有知庶其來歆

祭安黃門母文

嗚呼惟靈賦性純懿體德慈仁適歸華族儀則宗姻乃有名郎克勤教育發跡賢科聲聞譪鬱列官青瑣爲時近臣榮途方啓祿養斯勤崇封羨號刻日當馳胡不少遲服此恩私福履之全豈天獨悋踰六望七壽亦非嶄茲即幽宮永訣有期凡在戚黨孰不銜悲薄陳牲醴總惟敬奠靈爽有知庶幾昭鑒

祭王時正太守

嗚呼大家世族難於克繼名聲之垂甚於崛起惟公

謙厚和易明敏疏通甲科奮跡厲志顯庸乃用於時
百里攸寄恩結民心楚邑稱治晉秩於徐不懈益虔
焯有美績頌聲聿傳方遲喬遷倏懷知止辭章朝上
夕歸田里惟此老成豈不思惜紛紛競進高風可[illegible]
昔慕先公進退出倫視公素履亦自不群何德之[illegible]
而不永年三徑方開大命莫延某等忝同里閈文[illegible]
窆深閟訃驚怛不但士林惟玆明發遠即幽室[illegible]
是陳末訣窀穸尚享

祭蕭揩揮祖母

嗚呼福備於身慶延於後世非不有鮮得其壽[illegible]

生居世族歸配于門母儀婦道閨壼罕倫篤生令子光纘前緒才名將畧出於儕輩復有懿孫亦克承休恪勤官守器識稱優乃致禄養終始一日福履慶源伊誰可匹溘焉長逝情則可悲齡七近八壽孰能春恭等忝在姻末傷悼不勝薄陳菲奠永訣幽明尚享

祭禮部吳尚書文

嗚呼寗庵竟止於斯耶士風汙陋趨附多岐不有豪傑孰自得師公之勁氣天實付之守道特立終始不移公之博學性實好之墻面自警探討靡遺其才足以用世而歉然若有不足其智足以應變而退然若

有所思其歷仕也自發軔而登清要雖資望之叙進其操心也由坦途而經險阻靡夷險之異馳蓋其蘊於中者自有所得故其行於外者了無所迷余以陋劣辱公心知始厠翰苑而麗澤以相益繼叨南省而協恭以相資事有所行不靡然以逐時好心有所畏不恬然畧無所持茲當承乏之幸復相隨暨嬰疾漸期勿藥忽加病竟莫能醫豈造物信有所忌何完名之得獨希俄轄車之就道當即遠以求歸謹薄具而致奠敬拊膺而陳詞蓋上以爲哲人之慟而下以鏊寮寀之私嗚呼哀哉

祭吳僉憲伯陽

嗟公發身科第致位顯膺歷中外聲聞聿崇乃被寵恩執臬西川揚清激濁威惠敷宣不逞之徒僬肆邑里攻刧攘奪虐燄飈起民心驚惶如焚如溺公心惻然思拯民急獎率將士提戈先驅天不助順竟殞不虞孰非守官公獨勤事爲民捍患而敢辭避孰不見危公獨致命爲國殄寇順受其正義聲之騰聞者沾巾况於吾黨哀悼曷勝靈舟濵江束芻致奠英爽不昧庶幾昭鑒

祭余副使誠之文

嗟君之生氣槩英邁高視闊步名期蓋代乃倏聞訃將信將疑顯晦利達誰實司之我友於君借薦於鄉復同甲科爾女兩忝出令百里鄱陽之區牛刀小試課績用殊入爲御史遂按雲南發奸摘伏民夷乂安還處中臺風裁益振憲章明習臺端肅正爰嫉於人薦副臬閫位不稱德公言縉紳繼以母憂家居桑梓中州之來服闋而起謂君之詘當自此信云胡一疾遂隔幽明嗚乎誠之年甫及耆懷負之美爲世所希執權擬要豈盡踰君有如君者獨以名聞世路崎嶇老成淪喪壽固非短沒則似壯嗚乎誠之不復我見

斯文之慟豈但友念靈輀過渝聊致東芻膠漆之誼
今也則亡尚享

安神主祠堂祭文

先王制禮以祭祀爲重而士庶有家以祖宗爲先雖
古者立大宗小宗之教然大夫士有田則祭其於支
子之有爵者固未嘗不得祭也某荷
祖宗積慶食祿於
朝秩爲大夫亦有年矣比以我
顯考所置及俸祿之餘得修輯屋廬以蔽風雨亦非
無家者而不知各祀其先其何以係屬人心貽範後

世子謹於室東建立祠堂自我
高祖考妣縣丞府君而下及我
顯考學士府君各爲神主各居一龕歲時奉祀仍設
始祖府君於中非敢僭也蓋　府君實自興國避兵
卜居於此以開百代之基義不可絕耳謹具剛鬣時
羞用伸虔告尚享

贈祖考妣告文

惟我祖考天賦異資篤厚溫純迫於時命位不滿德
乃流慶澤及我後人叨列於
朝位登八座頃以

皇恩推贈我　祖考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祖妣贈
夫人恭奉　綸音不勝慶忻謹具時羞祗告　几筵
敬奉　神主改易舊銜書以贈秩　英靈如在尚克
歆此丕顯休命俟　誥命下降續當謄本宣告也謹
告

陸吏部右侍郎祭告祖宗文

於戲積德厚者流澤深流澤深者餘慶遠我
祖宗積善修行著於鄉閭餘百年始發於我　顯考
再發於孫等以有榮祿於　朝今又進秩位列亞卿
可謂餘慶之遠矣第揣分捫心榮與憂集夙興夜處

惕焉靡寧謹具時羞用伸薦獻尚冀我　祖宗一德之承幽明罔間啓佑後裔輔共不及使不忝於有位是所望也尚享

贈考禮部尚書告文

惟我　顯考廉明剛介特立於時旣司風紀清操益厲乃歷誦調就封以歸德澤在人未食其報逮我後人顯榮於　朝頃以　皇恩二品以上推贈二代肆我　顯考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我　顯妣加贈夫人厚德之報實在於茲況　顯考未及推恩志恒不滿今我　祖考祖妣皆荷贈秩想　英靈尤爲豫

悅也謹具時羞用伸虔告先奉神主改滌舊銜書以贈秩輿我顯考服此休命俟
誥命下頒續當騰黃宣告也謹告

贈妣夫人告文

昊天不吊我母忽遭閔凶訃聞京師某方解官守
制聖恩浩蕩詔許在京二品以上官未有誥命者
准給某因得援例以請蒙聖恩亦特許之肆我■
母加贈夫人適當僻踊之時忽逢推贈之典
顯考加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不勝慶忭邇以襄事
未遑申達几筵今神主既成謹具時羞用伸虔